

申赋渔

大门外有一块水泥地，显得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。惊蛰过后，我请了曾经帮我修整房屋的一位泥瓦匠来把它敲掉。

水泥地北边靠墙，东、南、西三边都是没有整理过的土地。东边长着一簇野蔷薇和一棵芭蕉。南边是一棵杜鹃，杜鹃也是野的。西边这块地就让我操心了。这是两百多平方米的一块土地，一直荒着，除了杂草，什么都不长。父亲说好好一块庄稼地，被人糟蹋完了。我不听他的，我觉得它充满生机。

春天刚开始，芥菜就钻出了嫩芽，接着是酢浆草长出小小的圆叶，一簇一簇。点缀在它们中间的是黄鹌菜、石头花、萝卜七，还有沿阶草和蛇莓。父亲几年前栽的韭菜也稀落地长出了几根。

雨水过后不久，这种随意和谐的状况忽然被打破。这是一种叶片细长，颜色嫩绿的野草。起先看起来还清新可人，可是很快就露出了野性。它四处蔓延，慢慢包围了散淡自在的野菜野草，然后用力挤压，很快就淹没了一切。唯一还在跟它争斗的，只有酢浆草。这片田地，渐渐被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股势力。一个深绿粗野，一个嫩绿柔弱。现在，粗野的先头部队，已经插入了柔弱的那片嫩叶中间。不用多久，大概也会被它分割歼灭。

这个侵略性极强的家伙，名叫“加拿大一枝黄花”，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反差很大的好名字，叫“黄莺”。我不满意它的蛮横，随手拔了两棵。一拔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看起来无害甚至可口的东西，竟然长着粗壮结实的根系。长长的一条根，在地底下横着向前疯长。我一棵一棵地拔下去，终于停下手来。这片土地，已经完全被它占领了。其他偶尔生存下来的小草，只是在它的空隙间偷生。而这样的空隙，也越来越少。

这片表面繁荣的土地，的确已经死了。我在泥土中发现了水稻、麦子、玉米、大豆的根，一些正在腐烂，一些依然坚硬。在“一枝黄花”到来之前，它的地力已经耗尽。“一枝黄花”又给了这块土地致命一击。

这片不大的荒芜的地块，它不被任何人在意，却是我的全部。它可以睡着，却不能死去。土地的死亡，是所有事件里最为可怕的。土地是一切生命的开始。即便是最小的一块土地，里面也包含着一种神秘而巨大的力量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开始拔除“一枝黄花”。工作了六个小时，我腰酸腿痛，已经不能再继续。我绝望地发现，“一枝黄花”的根系，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清除的网络。它在泥土



# 内心惶惶不定时 不如赤着脚，踩在泥地上

旅居法国十年后，作家申赋渔回到故乡南京，住进当时已经残破不堪的郊外居所。他一点点修整院落，看鸟、种花、结识乡邻，赤脚站上新翻的土地，去体会自然与人之间深切而隐秘的关系，感受大地之上万物生灵的命运勾连。他将最近写下的篇章集结出版为省思时代、疗愈心灵的随笔集《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》——“来到乡下，你变成一只山雀，只希望能有另一只鸟儿和你好好说话，彼此什么都懂”。

之下，它在泥土之中，它和泥土纠缠为一个整体。它绑架了泥土，同时让泥土窒息。

在发现可怕的“一枝黄花”之前，我就约好了东村的泥瓦匠，请他来把我门外的水泥地拆了。水泥底下的土地是无法呼吸的。当他挥动大铁锤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我才醒悟到，水泥底下的这块土地，是“一枝黄花”唯一没能攻占的地方。水泥拆除之日，就是“一枝黄花”占领之时。

听到我唉声叹气，泥瓦匠停住大锤。

“耕一耕就好。”他看了看被我弄得一片狼藉的田地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才起床，泥瓦匠就来了。他骑着电动车。他的儿子骑着三轮电动车。车上放着一柄

铁犁。这柄像是从摩崖石刻上取下来的铁犁，就是解放我这块土地的神秘武器。

铁犁的形状很奇怪，像一柄巨大的鱼钩。两根长长的木柄，泥瓦匠左右手各抓一根。木柄呈锐角在前面交会，交会处是铁犁的犁头。犁头像一支雪亮的铁钩，深深地扎进泥土。泥瓦匠握住两根木柄，腰上背着一根系在木柄上的皮带，往后倒退着行走，用力拉着这柄铁犁。

泥土一垄一垄地被犁开。已经开花的芥菜，能吐出酸味的酢浆草，父亲栽下的几株韭菜，还有满地的“一枝黄花”，全都被连根犁起。泥瓦匠的儿子拎着一只蛇皮口袋，在泥土中捡拾着“一枝黄花”的根。

泥瓦匠的儿子是个时尚青年，

头发染成了低调的黄色，穿着一件瘦身的白衬衫，一条做旧的蓝色牛仔裤，脚上是一双白色的旅游鞋。我担心他的鞋被新耕的泥土弄脏，让他站到水泥地上歇一歇，我去捡。他朝我笑一笑，低头继续捡着暴露在外的那些可恶的根茎。

“整天趴在电脑上。星期天，让他出来动一动，接一接地气。”泥瓦匠说。他的儿子在一家网游公司工作，刚刚辞职回家了。

年轻人几乎不说话。他的目光是柔和的，脸上带着笑容。父亲让他做这做那，他都去做。然而在他的神情动作中，不是顺从，而是宽容，或者是一种对和父亲争执的不屑。

地耕完了，“一枝黄花”的根被塞了整整一袋。泥瓦匠交待儿子：“这个草厉害得很，不能沾泥，沾泥就活。你要放到水泥地上晒，把它晒死。”

儿子应答着，把犁放到三轮车上，“鸣”的一声开走了。泥瓦匠摇摇头：“你不要看他们年轻，从来没吃过苦，不行。耕地、砸水泥，这些重活儿都做不了，不如我这个老头。”

泥瓦匠还不是老头，他属猪，才五十岁。不过头发已经花白，脸上有许多斑点和皱纹。他的身体很壮实，也因此吧，他对以后的日子既焦躁又有信心。

“烂泥糊不上墙。”泥瓦匠说，“这么大的人不谈女朋友，工作也无所谓，什么都不在乎，每天还快快活活。”

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。”我说，“等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了，他们会做的。”

“有意思吗？这样有意思吗？”泥瓦匠说，“不成家，不立业。”

泥瓦匠在村子里有一幢三层的楼房，镇上有一个小门面房。照理说应该能安居乐业，他还是一天都不肯歇。他一直在向我打听，哪里有更多的活儿。他说他什么都能做。木工、瓦工、电焊、油漆、水电安装，都行。

泥瓦匠不欠债，还给儿子备下了一笔结婚金。一家人衣食无忧，他还是恐慌，总要不不停地忙。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不出。一天不出来挣钱，就慌得不行。他总是说：“我要苦钱啊，不苦钱怎么行？”

儿子呢？儿子不问他要钱。对房子也不怎么在意。对于这个忙忙碌碌的社会，他不觉得有多好，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只是他活着一个背景。与女朋友谈一场恋爱，还不如打通一个好游戏。

“他不接地气，活在梦里。”泥瓦匠说，“长多大他都不会过日子。我说你这不就是躺平吗？他说躺平怎么啦？躺平挺好。”

花了三天时间，泥瓦匠帮我把院子里的田地全都平整好。他指导

我，这里种青菜，那里栽西红柿，那边长茄子。靠墙支起一个架子可以长丝瓜。

“你把这块地弄好，就不用买菜了。”他拎了一桶水在院子里冲脚。地里的活儿干完之后，他光着脚在地里走了几圈。他说脚踩在泥土上舒服，走一走，接一接地气。

泥瓦匠走了。我脱掉鞋袜，光着脚，在这新翻的泥土上来回走着。河边的青草散着春日的清香，一群鸟儿欢鸣着，从岸边枫杨树的顶上飞过去。夕阳把刚刚长出新叶的枫杨的树影，投在这褐色的土地上。土地也是新的。吹在脸上的风带着泥土的气息。

三十多年了，离开家乡之后，我就没有这样踩在泥土上。这是真正的土地的感觉，新鲜、湿润、温暖，像刚刚劳动过的母亲的手。

我不打算在这块土地上栽种任何作物。它应该休息了。泥瓦匠答应给我送来几袋草木灰，还要送我一盆蚯蚓。“有蚯蚓的地，才是活土。”他也承认这块地已经奄奄一息。他说，活土才长庄稼。可是，土地并不是只用来长庄稼的。人们不停地在土地上收割和索取，“一枝黄花”这样的野草编成网来掠夺，使它贫瘠、干涸和枯竭。土地沉默不语，无声地承载着这一切，可是它什么都知道。

我赤着脚，站在新翻的土地的中央，四周安安静静。我的脚陷在泥土里。松软的泥土紧紧握着我。握着我的脚腕，脚心，和每一根脚趾。我像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株野蔷薇、一棵桂花或者河岸上的那棵枫杨。在泥土中，我重新联结上了与大地的感情。我开始变得安静。在我的心真正变得安静的时候，大地将开口和我说话。它要比我们自己，更知道人类的命运。它知道一切生活于其上的生物的命运。

（本文摘自《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》  
申赋渔 著  
新经典 |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